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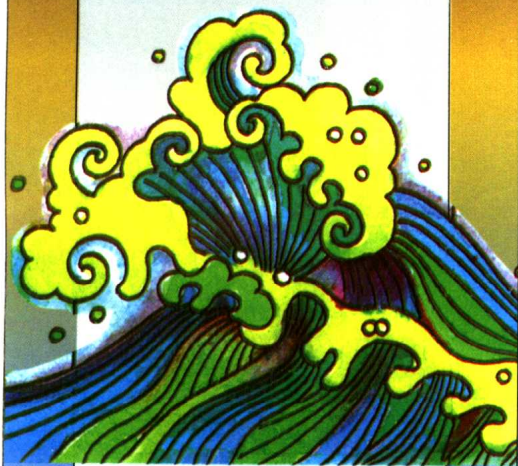
R

● 王健宜 著

扶桑词话

日本人·日本語·日本文化

南开日本研究丛书



● TianJinrenminchubanshe
NANKAIRIBENYANJIUCONGSHU

责任编辑：赵艺
装帧设计：刘丰杰

南开日本研究丛书

扶桑词话

日本人·日本語·日本文化

王健宜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扶桑词话:日本人、日本語、日本文化/王健宜著.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9
(南开日本研究丛书)
ISBN 7-201-03465-0

I. 扶… II. 王… III. 日语—研究 IV. H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4068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赵明东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政编码:300020)

邮购部电话:27314360

网址:<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tjrmchbs@public.tpt.tj.cn

南开大学印刷厂印刷

*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 插页 8.5 印张

字数:200 千字 印数:1—2,000

定价:16.00 元

此书出版承蒙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

南开日本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编：俞辛焯 杨栋梁

编辑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中田 王家骅 王振锁 刘玉操
刘雨珍 米庆余 李 卓 谷 云
武安隆 赵德宇 高 宁 熊沛彪
薛敬孝

《南开日本研究丛书》总序

世界已被称为“地球村”，各国、各民族的相互理解已成急务。日本为近邻，中日两国的交往不惟源远流长，且日渐密切。因而，研究日本、理解日本，更显重要。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南开大学即已建立专门机构，开展日本研究。进入 80 年代，研究人员渐多，研究成果颇丰。1988 年，又成立了综合研究日本历史、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哲学、语言、文学的学术机关——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推动学际研究、培养人才、多出成果，为提高我国日本研究的水平略尽绵薄，事其宗旨。公刊《南开日本研究丛书》，即为实现此宗旨。

《南开日本研究丛书》刊行本研究中心成员的研究成果，以专著为主，亦包括少量日本研究名著的译作。遴选纳入丛书的著译，力求资料翔实、方法科学、立论新颖、具有开拓性。

《南开日本研究丛书》由本中心主管刊行，并委托几位成员负责编务。纳入丛书作品的体例、观点等，皆由作者文责自负。

《南开日本研究丛书》的刊行，幸获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在此顺致谢忱。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2000 年 3 月

11/12/07

序

日本语言文化研究的有益尝试

李树果

中日两国既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又有长达两千多年文化交流的历史。自20世纪7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对日本文化和中日文化的比较研究,犹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方兴未艾。对日本文化从多方面、多视角进行考察和探索,以往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但从语言方面进行文化透视并开展语言文化的研究还是一个新的尝试。我们知道,日本的文字来源于汉字,其语言文字与汉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在汉字文化圈中受汉语影响较深的语言文字之一。但是,日语毕竟是日语,虽然其中使用了大量的汉字,但它不同于汉语,即便使用了同一个汉字,其内涵和用法却有许多差异。这是因为在多年的语言实践中对原来的汉字或汉语词汇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新的用法;换句话说,它们已经不是汉语词汇而变成日语了。在其变异过程中渗透了日本民族的思想观念和语言习惯,所以我们可以从语言的研究中透视日本文化的特色。这一点不仅限于与汉语有关的文字、词汇,而且从其他的语言表达方式中也同样可以探索日本文化的特色,从而便开辟了一条研究语言文化的新蹊径。

健宜同志多年来除编写日汉词典、翻译学术著作、撰写学术论外,还曾多次去东瀛进修考察学习、搜集资料,探索语言文化研究这个新课题。这部《扶桑词话》就是他的初步研究成果。作者选择了日语中部分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从语源历史的深度和大量的

用例中,寻求其基本含义,间或与汉语、汉字进行对比,辨析其中明显或微妙的差异,深入浅出地探索在语言中渗透着的日本文化的特色。如日语的“气”一词,翻开《日汉词典》便可看到有“气”组成的惯用词句达数十甚至上百条之多,非常令人头痛。但是,如将“气”字的基本含义吃透捋顺,弄清它与其他词的搭配关系,则一通百通,不仅可以加深理解,而且非常便于记忆。又如,从少说为佳一类的词句或俗语、谚语中,可以看到日本人的处世哲学和人际关系等等。诸如此类的语言材料很多,作者只是提出部分感兴趣的问题,为开展日本语言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宝贵的方法和借鉴。今后还有待于从更多的语言材料中探索日本语言文化的特色,从而有助于我们对日本语言和日本人及其民族文化的深刻了解。这对于增进睦邻友好关系,共同面向 21 世纪的世界新格局和新挑战也将是大有裨益的。

1999 年 7 月

前 言

只言片词语扶桑

——由“扶桑·日本·天皇·平成”诸词说开去

对于中国人来说,日本始终是一个谜。从秦始皇为寻找长生不老之仙药派徐福出海,到八年抗战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从二次大战结束后的冷战、对立,到今天迎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20 周年,中日两国绵延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思考和不尽的反省与启迪。人们常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研究日本的国家,此话不假,连日本的国名“倭·日本”,种族名“大和”都是中国人的老祖宗命名的。至于“和服·和食·和室”、“茶道·花道·书道”之类的貌似日本传统的东西,如果追根溯源,无一不是出自中国。但是,中国或许又是世界上最不了解日本的国家之一,尽管我们常说中日两国是近邻,犹如“一衣带水”。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巨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我们研究日本的精神包袱和心理负担,使我们惯于居高临下地看待日本,不屑与其直面相对,把它当作一个客观事实认真对待。甚至在明治维新和甲午战争以后,这种状况也没有根本的改变。

时至近代、现代,特别是当代,对现实的日本文化、日本人进行深入研究的权威、霸主地位,早已被欧美学者占据,在学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著作几乎全部出自他们之手。从 1948 年问世的《菊花与刀》([美]本尼·迪克特)、1979 年的《日本人》([美]埃德温·赖肖尔)、1980 年的《日本第一》([美]埃兹勒·鲍威尔)、1982 年的《通产省与日本的奇迹》([美]查玛兹·约翰)、1988 年的《日美逆转》

([美]克莱德·普莱斯特维兹)、同年的《大国的兴亡》([美]保罗·肯尼迪)、1989年的《封锁日本》([美]詹姆斯·法罗兹)、1990年的《日本——权力构造之谜》([美]卡莱尔·博安·沃尔夫)、同年的《再度沉沦》([英]比尔·埃莫特)、1993年的《谁在打谁》([美]罗拉·泰森)、直到1995年的《出卖经济政策的人们》([美]保罗·克尔格曼)等等,研究东方之国日本的中心已经悄然移向了西方,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难下简单的结论,但是“一衣带水”、“同文同种”之类的传统观念导致我们对日本满足于一知半解的肤浅认识也许可以算作原因之一。

研究文化可以有許多角度。本书试图从语言的角度,更确切地说是从词语的角度透视日本文化。无论哪一种语言,它的每一个词从词源、词形到词义、语境,其背后无不深藏着一段由来和历史,都是它赖以生存的宏大文化乐章中的一个音符。语言的特点反映了文化的特点,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又对文化的发展起着某种规定或制约作用。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结晶。因此,我十分认真地对待日语,绝不敢因其中有大量的汉字而对其掉以轻心。因为我积多年学习、研究之经验深深体会到,那是完全不同于汉语言、汉文化的别的东西。

一、扶桑与日本之断想

中国人习惯把日本称作“扶桑”。“扶桑”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神树,它位于东海之上,高大无比,直指苍穹,据说它的所在正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后来,人们借用“扶桑”指东海上那一片飘渺之处,臆想那里有一个小国,由“蓬莱、方丈、瀛洲”三岛而成,有仙人居住,有仙药炼成。于是才生出秦始皇命徐福率童男童女五百人东渡的故事。在日本和歌山县新宫市有一座徐福墓,不远处还有一片小山岗,相传那就是徐福所向往的蓬莱仙山。关于徐福,《史记》的《秦始皇本记》和《淮南衡山列传》均有记载,不像是纯属臆造的

神话人物。据《史记》记载，徐福带领五百童男童女向东海而去，秦始皇焦急等待，而徐福等人却迟迟不归。转眼间十余年过去了，就在秦始皇东巡琅琊身心疲惫之时，忽见徐福飘然而至，仿佛已然成仙。徐福称已经找到了蓬莱岛，而且确信岛上有仙药可保长生不老。只是上岛途中有恶鲨挡道，需弓弩手前往相助。秦始皇时年49岁，十多年来为寻找长生不老之药心力憔悴，深感老之将至。徐福的到来使他又一次亢奋，派出了一批强弓射手随徐福出发。可是，徐福从此一去不回，不仅给史学界留下了一个不解之谜，也为古代中日关系史平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最早记述日本的古籍，并非日本的《古事记》、《日本书纪》，而是中国的《汉书》。一般而言，要具体地描述一个国家的起源，必须有令人信服的文献史料，可是，现存最古老的日本文献“记纪”二书是参照成形于公元6世纪的《帝记》和《旧辞》两部关于天皇系谱的传承文学编写而成的，所以其中关于5世纪以前的许多记载就难免带有神话色彩。《汉书》是中国的正史，共百卷，记录了公元前202年至公元8年汉朝的历史。虽然其中也难免有传闻，但仍不失为一部可信度较高的典籍。《汉书》成书于公元1世纪，比《古事记》、《日本书纪》早了六百多年，其中的《地理志》一篇就出现了有关日本的记述：“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汉武帝在公元108年统一了朝鲜，设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个郡，其中的乐浪郡就是现今的平壤一带。当时在中国把“乐浪海上”那一堆小国笼统地称为“倭”。日语的“倭”音读为“ワ”，与“和”字同音，所以日本人就用“和”来代替“倭”指称自己的民族，并且在“和”字之前加上一个雅称“大”字，于是就有了“大和”这个词。“大和”的日语训读“ヤマト”是“山迹=ヤマアト”（山的遗迹）或“山处=ヤマト”（有山的地方）的意思。其实，按照《古事记》、《日本书纪》的记载，古代日本也有过自己的国名，叫做“丰苇原瑞穗国”，或者“苇原中国”，但是因为中国人把他们的国家称为“倭”，他们也就

只好用“大和”了。这就是那个时代中日关系的一个缩影。后来,《后汉书·东夷传》、《魏书·东夷传》(俗称《魏志倭人传》)以及《宋书》、《隋书》等典籍中都有关于“倭人”的记载。其中《后汉书》有关“倭国”两次派出使者向大汉朝廷朝贡并且得到光武帝授予金印的记载和一千七百多年以后日本一个农民的发现奇迹般地吻合,令史学界震惊无比。《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光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公元1784年,时值日本江户时代天明大饥荒最严重的时期,在博多湾志贺岛的一块水田里,一个名叫甚兵卫的农民正在修整水渠。一块大石头很碍手,他用力搬开,在下面发现了一个闪光的东西,用水洗净一看,是一枚纯金的印章,约8毫米厚,一寸见方,上面刻着“汉倭奴国王”。据考证,这就是《汉书》中记载的光武帝所授金印。如今,它成了古代中日关系史的有力物证,静静地躺在日本福冈市一座博物馆精美的展柜中,以它那小巧的身躯向人们展示着作为一国之宝的连城身价。

“日本”一词最早见于公元7世纪初中国的《旧唐书》,书中记载:“日本国乃倭国之别种……”。“日本”的日语读音有两种:“ニホン”和“ニッポン”,都是来自中国的汉字读音。1934年日本文部省临时国语审议会规定:“ニッポン”为正式读音,但这个规定并不是法律,所以至今两种读音混用。至于“JAPAN”则是地道的汉语江南方音。日本人似乎比起“JAPAN”来更喜欢用“NIPPON”,邮票、体育选手的服装上更多是印着“NIPPON”,在正式场合的讲话、演讲中,日本人多把日本读作“ニッポン”,听起来的确铿锵有力、抑扬顿挫,这也许是日本人偏爱“ニッポン”的主要原因吧。

二、天皇与平成之别说

再来说说“天皇”。这个词音读为“テンノウ”,是“テンオウ”

的变音。“天皇”源出于中国的道教典籍，是“天子·皇帝”的意思。日语中原本训读为“スメラミコト”、“スメロキ”或“スベラギ”，现普遍用音读。《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日本的第一代天皇是神武天皇，在位于公元前 660 年，但这纯属神话，并无任何史料佐证。一般认为，历史上确实存在的天皇是从第十代崇神天皇开始，而有文字记载的则始于公元 592 年至 628 年在位的第三十三代天皇推古天皇。推古天皇是在崇峻天皇被政敌刺杀之后即位的女天皇，而她的外甥就是大名鼎鼎的圣德太子，他作为这一时期的皇太子登上日本古代政治舞台，以其 20 岁的弱冠之年励精图治，制定颁布了“冠位十二阶”以发现和起用人才，制定颁布了“宪法十七条”以确立国家思想。一般认为，“天皇”这一称呼就是从这时开始代替了以往的“大王”而被使用的，它集中体现了圣德太子企图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决心。

天皇的祖先不详，有说是邪马台国的卑弥呼，也有说是与其对抗的狗奴国，还有说是大和地区的一派豪族。如果从神武天皇算起，现在的天皇是第一百二十五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于 1946 年颁布了新宪法，天皇的地位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在以前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中，天皇是国家元首、三军统帅；而在新宪法中天皇只是“国家的象征”、“国民统合的象征”。天皇的工作是进行宪法规定的并且经过国会认可的国事活动，包括任命总理大臣和最高法院院长，公布国会的召开、解散，公布法典，会见外国元首，对外国进行友好访问，参加国民的节日活动等等。皇室成员的行为受《皇室典范》规定的约束，与普通国民最大的不同之处是皇室成员没有户籍，没有姓氏而只有名字。天皇在世时称“天皇”或“今上天皇”，死后加年号如“明治天皇”、“昭和天皇”等。现在的天皇是战后长大成人的，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年仅 11 岁。在美军占领下推行的民主运动中，天皇接受了新的西方教育，他的英文教师是从美

国请来的白宁格夫人。天皇在当皇太子时,破天荒地娶了一位皇族以外的女人为妻,而且是在网球场上一见钟情,给人们留下了清新、平和的印象。

天皇家族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皇位继承问题。现任天皇有两个儿子,皇太子妃至今没有生育,而另一个儿子也只有两个女儿。虽说历史上日本曾经有过 10 位女天皇,但毕竟都是古代的事,最后一位是后樱町天皇,在位年代是 1762~1770 年。天皇是世袭制,由男系男子排定继承顺序。如果天皇去世男系男子没有符合条件的继承者,则按照皇后、皇女、皇太子妃的顺序继承皇位。1998 年 4 月由共同通讯社所做的民意测验表明,认为“女性也可以当天皇”的日本人首次达到 50%,这是对皇位继承由“男系男子”一统天下的皇室规定严重的挑战。围绕着“女性天皇”的可能性,日本人再一次重新审视日本。

说到天皇,不能不提起“君方代”和“日の丸”,日本习惯上把它们作为国歌、国旗。这两样东西在日本宪法里是没有的,换言之,它们并不受宪法保护。虽然 1893 年(明治二十六年)当时的文部省规定中小学节日活动时要唱“君方代”,但许多日本人对这首歌并没有好印象,许多学校甚至拒绝集体歌唱。这主要是因为,在日俄战争、甲午战争、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一系列侵略战争中,“君方代”事实上成了宣扬军国主义的口号和象征,所以它受到爱好和平人们的抵制和批判也是理所当然。日本的国歌是一个名叫范顿的英国军乐队队长提议制定的,歌词选自日本古代诗歌集《古今和歌集》,作者不详,内容是:“君方代は,千代に八千代に,さされ石の,岩となりて,苔のむすまで”。一般认为歌词大意就是歌颂天皇千秋万代,曲调是以雅乐家林广守的旋律为基调,由德国音乐教师埃科尔特编曲而成。习惯上作为国旗的“太阳旗”即“日の丸”,其实是江户幕府为把日本船与外国船相区别而使用的标记。1870 年太政官布告规定“太阳旗”为日本籍轮船的徽记,但当时并没有

规定为日本的国旗。值得注意的是,最近日本政界有人提出面向21世纪有必要把国歌、国旗写入宪法,使其合法化、固定化,对此日本各界看法不一。

“平成”是日本现在的年号。年号日语也称“元号”,本是一朝一代的名称,当然也是从中国学去的,只是日本至今还在使用。在古代,天皇生前退位或者祈祷避免天灾人祸时,都有改变年号的习惯,而现在只是在天皇去世新天皇继位时才会改变年号。从明治时代开始,规定一个天皇只用一个年号,年号由内阁决定。日本的年号多取自中国的典籍,现在的年号“平成”始自1989年,取自《史记·五帝本纪》中“内平外成”,《书经·大禹谟》中“地平天成”,取其国泰民安之意。据说,当时有三个年号被作为候选案,“修文”、“正化”、“平成”,结果“平成”因最受国民欢迎而当选。“平成”之前是“昭和”,自1926~1989年,共63年。“昭和”一词取自《书经》中“百姓昭明,万邦协和”,取其向往世界和平的意思。再往前数是“大正时代”(1912~1926)，“大正”二字取自《易经》中“大亨正,天道成”一句,取其顺应天意、以正国事之意。以爆发一场维新运动而使日本走上近代化道路为开端的“明治时代”(1868~1912)的年号“明治”出自《尚书》中的“明君之治”,语义明白无误,是希望明治天皇成为“明君”,从而使国家走向大治。然而,年号归年号,历史往往却是另一回事。“明治时代”的日本国民经历了国内国际双重的巨大变革,经过吸收、借鉴欧美的政治制度,确立了资本主义体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近代国家。同时,日本也同其它帝国主义列强一样,为瓜分世界开始走上了一条并不十分“明智”的道路,穷兵黩武,先后发动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二战皆胜的“辉煌战绩”为它日后扩大军备,对周边国家形成威胁,以至最终走上危险的军国主义道路打下了深深的基础。“昭和时代”绵延了63年,其中为侵略别国而打仗一打就是十几年,中国人民深受其害,亚洲许多国家的人民深受其害,日本人民本身也深受其害。如何评价那段历史,

尤其是二次大战期间的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史,不仅是历史学家的研究课题,也是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亚洲许多国家人民共同关心的问题,它对于今后日本与周边国家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都是十分重要的,这就是日本学界称为“历史认识”的问题。

本书分为上下两篇,各由九个小节组成。每个小节既自成体系、独立成篇,各小节之间又有内在联系。上篇是从日语中选取了九个极富典型性的词语,对它们纵横挖掘,深入剖析其中表现出的日本文化的特色;下篇则以日语中语言表达方面的九个不同侧面为背景,从更广阔的视角透视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本书是一般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言心理学的综合产物,试图用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对语言现象做深入的剖析,目的在于更准确、更真实地认识日本,也希望能成为国人反思的一面镜子。本人才疏学浅,写出的东西难免挂一漏万,更难免出现错误,诚恳地希望学界同仁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教。

王健宜

1999年元月 于南开园



王健宜 1957年3月18日生于天津。1982年7月毕业于南开大学外文系。现任南开大学教授、南开大学日语系主任、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会理事。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化学、中日语言文化比较。主要著作、译著：《日汉动词用法词典》(主编)、《日汉形容词用法词典》(主编)、《趣味日语》(主编并在天津人民广播电台主讲)、《日本人与犹太人》(合译)、《义理与人情》(合译)、《资本论词典》(合译)。